

# 從美國「空海整體戰」的構想 論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

空軍中校 李華強

## 提 要

「空海整體戰」是美軍基於當前與未來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針對聯合部隊發展，以及兵力投射的需求，而研發創新的一套構想架構，其不僅是美軍持續鑽研敵情、力求超敵勝敵的戰略要件，也是研究美軍建軍用兵思想的關鍵所在。而就地緣戰略的觀點，以及美國「重返亞洲」的兵力部署規畫而言，西太平洋可說是未來推行「空海整體戰」的最可能區域之一。

本文從「空海整體戰」的源起與演進出發，藉由歷年來各方對此的論述與主張，探討「空海整體戰」的內涵、國軍對此的詮釋，以及美軍的戰略規劃和願景；其次分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威脅，以供讀者了解美國聚焦亞太的考量和訴求，最後則以SWOT分析法，簡述駐亞太美軍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以期能提升吾人對「空海整體戰」的認識與了解，進而掌握先進國家軍事發展，熟悉區域動態的最新發展。

**關鍵字：**空海整體戰、反介入、區域拒止、全球公域、跨領域綜效

## 前 言

國家的很多行為，都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加以解釋，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如何定位威脅與國家存續的問題，也取決於國家的安全觀和實力政策。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軍事戰略，是嚇阻、安全，以及實力

的相乘結果，其中每個組成部分都很重要。

<sup>1</sup>美國的戰略思維，同樣不脫上述的範疇，究其根本，也是以美國在全球的利益為首要考量；美國的軍力，則是其維繫全球領導地位，捍衛既有利益的最重要工具。

時至今日，新的威脅再次考驗了美軍縱橫全球、精準打擊的戰力，阻礙了美軍前進

1 王忠菊(譯)(2011)。Charles-Philippe David 著。《安全與戰略：戰爭與和平的現時代解決方案》(La GUERRE ET LA PAIX: Approches contemporaines de la securite et de la strategie 2e edition revue et augmentee)。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64。

部署、及時進軍的作戰規劃，更影響了盟邦對美軍安全承諾的信心，並動搖了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基礎，在在都有賴美軍洞悉威脅的本質，從而研擬出克敵致勝之道。

美軍為迎接未來挑戰而研發的最新構想「空海整體戰」，因此成了國內外軍事評論與研析的重點對象，無不希望能從中得知美軍的未來動向，進而謀劃因應對策。

基於此，本文探討「空海整體戰」的緣起與演進、國軍對此的詮釋，以及該構想架構的內涵和影響。另就未來可能推行「空海整體戰」的戰場——西太平洋，研析美國的區域利益和威脅，最後針對美軍駐太平洋的現況，淺論其優劣勢、機會，以及威脅，期能對亞太區域動態和美軍構想的最新發展，勾勒出一幅有助於讀者明白「空海整體戰」意涵的清晰圖像。

## 「空海整體戰」的緣起與演進

1970至1980年代，以駐歐美軍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廣袤的歐洲大陸上，與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對峙冷戰；雙方都在交界處部署重兵，並以核子武器為嚇阻後盾，劍拔弩張、一觸及發的緊張態勢，一直持續至冷戰結束之前。當時，鑒於歐陸爆發傳統戰爭的可能，以及諸如精準武器等新興技術問世的威脅，美陸軍史塔瑞(Donn Starry)

上將，以及美空軍的波以德(John Boyd)上校等有識之士，即著手研擬對應策略，以期在平時發揮嚇阻力量，戰時能抵禦華沙集團的大軍進襲。<sup>2</sup>

強調縱深攻擊、延伸戰場，以及攻勢防禦的「空地整體戰」(AirLand Battle)構想於焉成行，不僅在1981年獲美軍決策高層採用，更在1984年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主要作戰計畫，以防範華沙公約集團大軍打通東德邊境的福爾德缺口(Fulda Gap)，席捲整個歐洲大陸，一舉推進至英吉利海峽。<sup>3</sup>

誠然，「空地整體戰」是否造就了後續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的勝利，仍有待討論商榷，惟其確保了冷戰時期歐洲大陸免於戰爭的貢獻，則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1990年東西德統一、1991年蘇聯解體，以及後續的冷戰結束，一夕之間改變了全球戰略平衡的態勢，造成全球秩序重新改組。不同於冷戰形態的各式新興威脅，迫使美國必須重新思考並調適因應，俾運用各種國力選項，維護美國利益、確保其全球霸權的地位。

近十數年來，美國倡言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高舉著反恐的大纛，於伊拉克和阿富汗鏖戰近十年。時至今日，財政情況的考量，以及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中共的崛起，亞洲逐漸躍升為世界的重心)，則促

2 Air-Sea Battle Office, Air-Sea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 Area Denial Challenges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13), p. 1; Also see Brookings Institute, Air-Sea Battle Doctrine: A Discussion with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and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transcript, pp. 2-3.

3 Richard Halloran, "AirSea Battle," Air Force Magazine, August 2010, p. 47.



使美國再度評估國防戰略的未來走向。<sup>4</sup>「空海整體戰」，就是美國評估未來作戰環境的新興威脅，考量聯合部隊發展與兵力投射作為的具體成果之一。當然，內容仍屬機密的「空海整體戰」並未公諸於世，但從下列依時序逐一介紹的相關公開文件，則能讓世人一窺「空海整體戰」的發想、演進，與訴求重點，有助於我們深入探討「空海整體戰」的未來影響。

■2001年9月30日，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報告，<sup>5</sup>強調未來美國的國防戰略將朝向「以戰力為根本」(capabilities-based)的目標，並強調此模式將更著重於敵人的作戰方式，而非如昔日般在乎敵人是誰，以及戰爭可能在何處發生等問題。建立「以戰力為根本」的部隊，有賴美國聚焦在某些新興戰力的發展契機，包括先進遠端偵測、遠程精準打擊、機動與遠征部隊／系統之轉型，俾克服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據信，本報告係美國官方首度正式提出「反介入／區域拒止」用法的文件，惟全文並未就此提出定義

或進一步詮釋。

■2003年5月20日，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發表《迎接反介入與區域拒止挑戰》(Meeting the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Challenge)報告。<sup>6</sup>

本報告開宗明義就指出，自冷戰結束以來，美軍即逐漸從昔日大規模駐軍海外要塞與堡壘，強調嚇阻與前進防禦的軍事戰略，轉型為以遠征軍赴海外作戰的模式。美軍從近年來作戰經驗中得知，潛在敵人正尋求各種不對稱手段來阻撓美軍進入作戰區，導致其兵力投射作業日益困難。本報告闡述了「反介入」(anti-access, A2)與「區域拒止」(area-denial, AD)兩個術語，並詳述美軍兵力投射的現實挑戰，對於後續空海整體戰構想的後續發展，可說扮演了關鍵啟發者的角色。<sup>7</sup>

■2009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M. Gates)指示空軍部與海軍部，研擬「空海整體戰」(Air-Sea Battle [ASB])構想，俾因應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

4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012), p. 2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on September 16, 2013.

5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fense.gov/pubs/qdr2001.pdf> on November 5, 2013.

6 Andrew Krepinevich, Barry Watts & Robert Work, Meeting the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Challenge, (Washington: CSBA, 200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csba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3/2003.05.20-Anti-Access-Area-Denial-A2-AD.pdf&sa=U&ei=JuZfUv6ZL4e52AWBnoGgDQ&ved=0CAcQFjAA&client=internal-uds-cse&usq=AFQjCNHBhGm3TwaUVXALXQj2rWokJxu4rA> on September 6, 2013.

7 Ibid, pp. i-iii.

此項要求落實在國防部於2010年2月發表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中，要求「美空軍與海軍合作發展一套聯合空海整體戰構想，以擊潰各式軍事行動的敵人，包括擁有精密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者」。<sup>8</sup>

■2009年9月，美空軍參謀長史瓦茲(Norton A Schwartz)上將與海軍軍令部長羅海德(Gary Roughead)上將，共同簽署一份瞭解備忘錄，同意各自指派4位上校，研擬「空海整體戰」準則草案，以規範後續推行作業。<sup>9</sup>

■2010年2月19日，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發表《為何要空海整體戰》(Why AirSea Battle)報告。

本報告內容除重申美軍投射軍力的必要性(捍衛美國利益)外，另針對中共與伊朗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發展，個別以專章加以剖析研究。鑒於未來投射兵力至西太平洋與波斯灣的地緣政治特性——高度涉及海上與航空／太空領域——本報告亦強調美空軍與海軍在發展空海整體戰時所具備的獨特重要性。<sup>10</sup>

■2010年5月18日，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向美國國安高層簡報「空海整體

戰」，同日發表《空海整體戰：作戰構想的出發點》(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報告。

本報告內容指出：「美國刻正面臨了重大的新興威脅，尤其是在西太平洋。中共戮力整備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將使美國投射軍力的風險日益增加；在某些情況與條件下，代價更將難以接受。」<sup>11</sup>

■2010年8月，美國《空軍月刊》(Air Force Magazine)刊出〈空海整體戰〉(AirSea Battle)乙文。

本文直指「空海整體戰之目的顯然是為了嚇阻中共，原因就是中共快速擴張與提升的軍力，並冀望將美國逐出東亞與西太平洋。若嚇阻失效，空海整體戰的目標將轉為擊潰共軍，亦即重創其武裝部隊……」<sup>12</sup>

■2011年8月12日，由陸、海、空，以及陸戰隊等四個軍種成立「空海整體戰辦公室」(Air-Sea Battle Office)。

該辦公室將監管空海整體戰構想的推行作業、促進軍種之間的協調、影響軍種的兵棋推演、增進海空戰力的發展與整合，並與聯合部隊協同合作。<sup>13</sup>

8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0) p. 32,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on October 17, 2013.

9 Richard Halloran, p. 47. Also see Andrew Krepinevich, Why AirSea Battle? (Washington: CSBA, 2010), p. 1.

10 Andrew F. Krepinevich, Why AirSea Battle, (Washington: CSBA,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ba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0/02/2010.02.19-Why-AirSea-Battle.pdf> on January 24, 2013.

11 Jan Van Tol, etl., AirSea Battle: A Point-of 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Washington: CSBA,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ba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0/05/2010.05.18-AirSea-Battle.pdf> on September 6, 2013

12 Richard Halloran, p. 46.

13 Department of Defense, "Multi-Service Office to Advance Air-Sea Battle Concept," News Release, November 9,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4910> on October 16, 2013.



■2011年10月，美國《空軍月刊》刊出〈空海整體戰的紛擾年度〉(AirSea Battle's Turbulent Year)乙文。

本文指出：「究其根本而言，空海整體戰的最終構想，將是保障美國投射兵力之能力，並維護『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sup>14</sup>亦即對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海、空要道，其中尤其仰賴海、空優勢。」<sup>15</sup>另表示：「空海整體戰發軔於2009年海、空軍簽訂的備忘錄。雙方均體認到更為嚴峻的威脅，包括高科技與網路化防空系統、現代化彈道飛彈、反太空武器，以及海、空領域戰力，在在都有賴雙方結合彼此所長。2010年頒布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要求美海、空軍建立一套作戰構想，以保障美國與盟邦進出世界上特定領域，同時捍衛前置的資產與基地。這種作業環境將與世人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所見到的如入無人之境情況大不相同，而有賴克服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挑戰。」<sup>16</sup>

■2012年2月20日，時任美空軍參謀長的史瓦茲上將，與美海軍軍令部長格林納(Jonathan W. Greenert)上將，聯名在《美國利益》發表《空海整體戰：不確定時代的安定之道》(Air-Sea Battle: Promoting Stability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乙文。

本文指出，自由進出不屬於任何國家的海、空、太空，以及網際空間「公域」，是全球商業貿易的基礎。相互串連的貿易、金融、安全，以及資訊網，促進了全球的繁榮與進步，但也隨時可能遭到破壞。無論是海、空、太空或網際空間的扼制點(chokepoints)，都受到愈來愈多的國家、團體，以及非國家行為者覬覦，企圖以精心策劃的精準攻擊加以破壞。伊朗在面對國際制裁壓力時，不時揚言威脅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船艦即為一例。此外，先進武器系統的發展、擴散，以及網路化，目標也指向於阻撓美國的作為、威脅其行動自由，並阻止其向戰略要地投射兵力。上述發展，恐將消磨美國對盟邦與夥伴許下的各項承諾，並危及區域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這些都造成「空海整體戰」應運而生。<sup>17</sup>

■2012年5月16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e)舉辦「空海主義研討會」(Air-Sea Doctrine Discussion)，邀請美空軍參謀長史瓦茲上將與美海軍軍令部長格林納上將蒞臨，就「空海整體戰」議題進行面對面討論，並開放現場來賓提問。<sup>18</sup>

14 依2012年1月17日公布的《聯戰進軍構想》第1頁，「全球公域」定義為「不歸屬任何國家的空、海、太空，以及網際空間領域」(Areas of air, sea, space, and cyberspace that belong to no one state)。

15 Marc V. Schanz, "AirSea Battle's Turbulent Year," Air Force Magazine, pp. 31-32, October 2011.

16 Ibid, p. 32.

17 Norton A. Schwartz and Jonathan W. Greenert, "Air-Sea Battle: Promoting Stability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American Interest, 20 February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1212> on October 10, 2013.

18 Brookings Institute, Air-Sea Battle Doctrine: A Discussion with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and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transcript, May 16 2012, accessed from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12/5/16-air-sea-battle/20120516\\_air\\_sea\\_doctrine\\_corrected\\_transcript.pdf](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12/5/16-air-sea-battle/20120516_air_sea_doctrine_corrected_transcript.pdf) on Sept 16, 2013.

這場歷時約一個半小時的研討會，在一開始就點出了美國暨其盟邦刻正面臨的問題：依傳統條件維持嚇阻、投射兵力至作戰區，並在武裝阻力下維持運作；而隨著潛在敵人的資源與時俱增，威脅規模與面向日趨複雜時，相關問題的難度也水漲船高。

史瓦茲上將強調，後冷戰時期的美軍兵力投射能力，是履行盟邦安全保證的基石。現代戰爭強調，在將地面部隊置於戰場前，須確保對空、海域的控制。基於政治和經濟的考量而許下的安全承諾，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策略和戰力下，威脅了全球公域的通行安全，以及美軍投射武力的能力。若假想敵遲滯美軍行動，或迫使美軍在有利距離外行動，就可能造成美國與友邦疏離，迫使後者屈從假想敵，或轉而尋求較不穩定的替代自衛方式(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如此則削弱了美國履行安全承諾的信心，有損美國的戰略利益。「空海整體戰」的本質，是一個符合我們所處全球化環境的全球構想，俾確保美軍的兵力投射能力，以滿足全球各地作戰司令部需求。<sup>19</sup>

格林納上將表示，反介入／區域拒止雖不是海、空部隊的唯一威脅，但可能是當前與未來的決定性威脅；「空海整體戰」有助於我們嚇阻假想敵、展現履行安全承諾的能力，以向我國盟邦與夥伴再次保證，並在任

何時刻回應各種需求(如人道援助)。

格林納上將另透露，目前海、空軍、陸軍、陸戰隊合力發展的200餘項「空海整體戰」倡議中，有三分之一非屬有形戰力，而是與資料鏈、協定、資訊共享等相輔相成的政策或作戰構想，其中大部分都仍在進行中。<sup>20</sup>

■2012年秋，美軍四個軍種的副參謀長簽署一瞭解備忘錄，共同建立一實踐「空海整體戰」之架構，俾形塑一不畏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聯合部隊、維繫在全球公域的行動自由，並在後續聯合作戰中確保主導權。<sup>21</sup>

■2013年4月，美國《空軍月刊》刊出〈空海整體戰之爭〉(AirSea Battle's Battle)乙文。

本文指出，「空海整體戰」的用意，遠非經常聚焦在轟炸機，或船艦等載台之討論，而是相當注重連結性、網路，以及雙方於戰時的聯繫能力；這也是為何驗證作為主要聚焦於各軍種文化，並致力於鏈結彼此戰力的原因。財政限制，以及作業互通的需求，也是「空海整體戰」測試驗證的考量；海、空軍並將各項倡議推行至聯隊階層，近期的驗證行動更納入合作密切之盟邦(如英國皇家空軍)與美軍作戰司令部。<sup>22</sup>

## 國軍對「空海整體戰」的詮釋

19 Ibid, pp. 6-9.

20 Ibid, pp. 16.

21 Air-Sea Battle Office, p. 1,.

22 Marc V. Schanz, "AirSea Battle's Battle," Air Force Magazine, April 2013, pp. 29-31.



Air-Sea Battle是美國國防部發展的一種構想，就國軍歷來詮釋外文軍語的作法而言，可概分為三種主要方向考量：《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的譯法；部頒相關文件、準則的定義，以及國防部高級長官的解釋。分述如后：

### 一、《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的譯法

茲將民國98至101年期間，《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與《外文軍語統一譯名通報》所記載的Air-Sea Battle譯法列示如后：

■民國98年12月《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第五版：

未列示，無標準譯名。<sup>23</sup>

■民國100年2月《外文軍語統一譯名通報九十九年增訂本》：

AirSea Battle 海空作戰。<sup>24</sup>

■民國101年1月《外文軍語統一譯名通報一〇〇年增訂本》：

AirSea Battle 海空整體作戰。<sup>25</sup>

■民國102年1月《外文軍語統一譯名通報一〇一年增訂本》：

AirSea Battle 空海整體戰。<sup>26</sup>

綜上可知，現行國軍針對AirSea Battle的正式譯法，確為「空海整體戰」。

### 二、部頒相關文件、準則的定義

民國101年8月21日國防部國準聯則字第1010000732號令指示，律定「凡整合運用空中、水面及水下之作戰模式，達成戰區聯合作戰行動之效能，謂之『空海整體戰』」，另要求國防大學與史政編譯室，據以分別修訂《國軍軍語辭典》與《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以統一軍事用語。此一正式文件，不僅確立了前述《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的標準譯法，另就該術語的涵義，提供了簡明扼要的解釋文字。

### 三、國防部高級長官的解釋

高級長官的談話，往往也透露了國軍審酌世界安全情勢，衡諸國家安全需求後，為國軍的未來所勾勒之建軍方向。如前國防部長楊念祖先生時任軍政副部長期間，即於民國102年3月27日率國防部各聯參主管與各司令部參謀長，赴立法院實施「由現代『海空一體戰略』檢討國軍三軍聯合作戰C<sup>4</sup>ISR精進作為」專案報告。報告內容指出，美軍評估未來在西太平洋地區作戰成本及風險將快速上昇，因此提出「海空一體戰略」反制潛在威脅武力擴張，期透過有效的海空作戰，置重點於「爭奪制空、制海及制網路空間的

23 國防部，《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台北市：國防部，2009)，擷取自<http://www.mnd.gov.tw/glossary2009.pdf>，2013年9月16日。

24 國防部，《外文軍語統一譯名通報九十九年增訂本》(台北市：國防部，2011)，頁2，擷取自<http://www.mnd.gov.tw/UserFiles/File/Glossary/translation99.pdf>，2013年9月16日。

25 國防部，《外文軍語統一譯名通報一〇〇年增訂本》(台北市：國防部，2012)，頁2，擷取自<http://www.mnd.gov.tw/UserFiles/File/translation100.pdf>，2013年9月16日。

26 國防部，《外文軍語統一譯名通報一〇一年增訂本》(台北市：國防部，2013)，頁2，擷取自<http://www.mnd.gov.tw/UserFiles/File/translation101.pdf>，2013年9月16日。

優勢」，相關內容將做為未來國軍聯合作戰C<sup>4</sup>ISR發展參考。文中反覆提到的「海空一體戰略」，據信就是美軍刻正研擬推動的Air-Sea Battle。<sup>27</sup>

## 「空海整體戰」的內涵

從美國「空海整體戰」構想的發展脈絡可知，此一構想的緣起與目的，係美國軍、文高層、學界、智庫，乃至於國防工業部門，歷經多年來反覆的辯證與研討，針對預判的未來威脅與挑戰，由國防部依指導、構想、行動的規劃邏輯，分層授權逐級建構而成，絕非短期之間倉促成案者。故要探究「空海整體戰」的內涵，就不得不從美國國防部近年來的各級指導文件著手。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12年1月3日簽署，由前國防部長潘尼塔(Leon Panetta)副署，後於1月5日釋出的國防戰略指導《維繫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的國防首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sup>28</sup> 闡述了美軍未來勢將面臨的嚴峻挑戰，為了要維繫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領導全球的領先地位，更揭櫫了美軍未來的十大主要任務：

### ■反制恐怖主義與非正規戰(Counter

Terrorism and Irregular Warfare)

■嚇阻與擊潰任何進犯(Deter and Defeat Aggression)

■於反介入／區域拒止挑戰下投射武力(Project Power Despite Anti-Access/Area Denial Challenges)

■反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Counter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有效運作網際空間與太空(Operate Effectively in Cyberspace and Space)

■維持一套安全、穩健且有效的核子嚇阻力量(Maintain a Safe, Secure, and Effective Nuclear Deterrent)

■捍衛本土並提供支援予執政當局(Defend the Homeland and Provide Support to Civil Authorities)

■提供穩定的駐軍(Provide a Stabilizing Presence)

■遂行安定與反叛亂作戰(Conduct Stability and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執行人道、救災等其他行動(Conduct Humanitarian, Disaster Relief, and Other Operations)<sup>29</sup>

這十項重大任務中，以「於反介入／區域拒止挑戰下投射武力」、「嚇阻與擊潰任

27 張晏彰，〈三軍建構新一代聯戰指管戰力〉，《青年日報》，2013年3月28日，3版，擷取自<http://news.gpwb.gov.tw/news.aspx?ydn=026dTHGgTRNpmRFEgxcbfcCSN9Fhd8KFbqLRgMWauV8pR87gruxlNQCosnr1yQB7g4dgYUxt9Fke%2f8Gx7u8cu8GdOM2BF98huv9FBgLAo%3d>，2013年10月1日。

28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on September 16, 2013.

29 Ibid, pp. 4-6.



何進犯」、「有效運作網際空間與太空」，以及「提供穩定的駐軍」等四項，與「空海整體戰」最為相關。<sup>30</sup>

「國防戰略指導」提到，美軍必須維持投射軍力之戰力，以確保進軍與行動之自由；潛在的敵人將運用不對稱戰力，包括電子與網路戰、彈道與巡弋飛彈、先進防空系統、布雷，以及其他方式，以加重美軍作戰規劃的困難度。該文件更明白指出，諸如中共與伊朗等國家，均將持續追求此類不對稱戰力，俾反制美軍的兵力投射戰力。<sup>31</sup>

由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Martin E. Dempsey)上將簽署(時間不明)，於2012年9月10日公布的《聯戰頂石構想：2020年的聯合部隊》(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Joint Force 2020; CCJO)，秉持了「國防戰略指導」列示的美軍十大重要目標，進一步就美軍聯合部隊的未來願景，提出「全球整合作戰」(Globally Integrated Operations)構想，俾迅速跨越各領域、作戰梯隊、地理疆域，以及組織從屬關係，結合自身與任務夥伴之戰力；基於此構成之網路，將在不同時空下形成、演進、融合，以及重組成不同形態、戰力更勝以往的聯合部隊。<sup>32</sup>

達成「全球整合作戰」理想的八項要件

如后：

■**任務式指揮(mission command)**。在日益不確定的環境中，採用任務式指揮是最適切的指揮哲學：授權個人行使判斷，俾達成賦予之任務。即便如此，美軍也承認，諸如運用核子武器與其他國力、空中管制，以及其他有賴同時調合多項資源的特定任務，並不適用任務式指揮。<sup>33</sup>

■**及時奪取、維持並善用跨領域主動權(seize, retain and exploit the initiative in time and across domains)**。掌控作戰節奏，係保持軍事優勢的關鍵要素。建立任務式指揮的模式、發展幹部了解環境的能力、洞悉作戰可行方案，並提出決定性的作戰方向，則是確保任務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sup>34</sup>

■**全球靈活性(global agility)**。當前美軍所有的聯合作戰模式，均自前進部署部隊、本土駐守部隊、兵力集中駐地，以及前置物資處發動；惟此種作法已漸無法滿足未來迅速發展的危機態勢，而更有賴於更為速捷、更具調適力的軍事反應作為。運用網際空間與全球打擊戰力，佐以更明智的部隊進駐選項、大幅運用前置物資，以及快速反應的遠征兵力，則能打造出能快速集結、重組，以及再分散的聯合部隊。<sup>35</sup>

■**廣交夥伴(partnering)**。未來的複雜安

30 Air-Sea Battle Office, p. 7..

31 Ibid, p. 4.

32 Ibid, p. 4.

33 Ibid, pp. 4-5.

34 Ibid, p. 5.

35 Ibid, p. 5.

全挑戰，需要美軍以外的資源與專才，方能整合成更為完善的作戰陣容。除美國各政府單位，美軍更須結合夥伴國軍隊、區域利益相關者的力量，以遂行從非政府夥伴到多國聯盟作戰等各式任務。<sup>36</sup>

■組建聯合部隊的彈性(flexibility in establishing joint forces)。美軍現行的準則明載，聯合部隊係依地域(geographic)或職能(functional)基礎而視需求建置。依美國歐巴馬總統於2011年4月16日簽署公布之《統一司令部計畫》(Unified Command Plan)，美軍現有九個作戰司令部，其中六個係依地域分界而設置，稱為「統一作戰司令部」(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分別是北方、中央、南方、歐洲、非洲與太平洋司令部；另有三個依職能設置的「特業作戰司令部」(Specified Combatant Command)：戰略、特戰，以及運輸司令部。<sup>37</sup> 未來聯合部隊的組成，則逐漸擺脫上述設定條件，改趨向於考量特定的安全挑戰。基於現行地域分界在遂行戰區協調安全事務上，以及某些任務(如戰略嚇阻)的獨特功能考量，未來該如何混合兩類司令部的安排，則成為創造更具彈性的聯合部隊，俾遂行任務的重要課題。<sup>38</sup>

■跨領域綜效(cross-domain synergy)。

美軍了解到在每一作戰領域維持優勢的重要性，未來更須提升在不同時空下跨領域的相輔相成戰力，並將此一跨領域綜效拓展至更低層級的作戰梯隊——此要件在對抗反介入作為方面尤其重要。<sup>39</sup>

■運用彈性、低信跡的戰力(use of flexible, low-signature capabilities)。諸如網際空間、太空、特種作戰、全球打擊，以及情監偵等低信跡(low-signature)或小形跡(small-footprint)戰力，在未來聯合作戰中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都是美軍獨特的軍事優勢——惟當前的聯合作戰都將其做為配屬，而非整合之戰力。誠如近年來特戰部隊配合正規部隊作戰的成效所示，將這類能量整合至現有部隊之中，可大幅提升既有戰力的效益、增進美軍的戰略彈性與全球反應能力。其不僅能快速部署、大體上獨立於後勤密集的部隊、具備作戰推進能力，且能持久無虞；最重要的是，運用這類戰力通常不會造成難以挽回的政策承諾。<sup>40</sup>

■慎思明辨，盡可能避免不樂見結果(increasingly discriminate to minimiz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未來安全環境的透明度與時俱增，日益普及的數位裝置，將造成武力的使用要求更加精確無誤。換言之，

36 Ibid, p. 6.

37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fied Command Pl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09/0109\\_unifiedcommand/](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09/0109_unifiedcommand/) on September 16, 2013.

38 Department of Defense, 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Joint Force 2020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p. 6.

39 Ibid, p. 7.

40 Ibid, p. 7.



戰鬥行動將不僅侷限在最小的暴力範圍內，更要求以外科手術般精準實施；儘管必須以壓倒性軍力擊潰頑敵，效應卻僅能擴及所望之目標。未來在資訊充斥的環境中，即便是行為上，或火力運用上的輕微疏失，也會對美國的國際聲望造成嚴重損害；此一現實要求，也有賴著重價值與專業度的聯合作戰方能達成。<sup>41</sup>

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上將，於2012年1月17日簽署公布的《聯戰進軍構想》(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OAC)，<sup>42</sup> 具體指出了美軍不容迴避的挑戰：反介入與區域拒止威脅；並重申美軍維繫其兵力投射戰力，以捍衛美國在全球各地利益之必要性。文中首先就「反介入」(Antiaccess)與「區域拒止」(Area-denial)兩個術語定義如后：

■反介入：用以防範敵武力進入作戰區的行動或戰力(通常為長程)。

■區域拒止：並非阻絕敵武力進入，而是限制其在作戰區內行動自由的行動或戰力(通常為較短程)。

為因應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挑戰，《聯戰進軍構想》提出「跨領域綜效」(cross-domain synergy)的中心思想，透過這種「僅須適量運用在不同領域，即能增進其效益並補償其他領域弱點的互補作用」，<sup>43</sup> 建立特

定組合領域的優勢，以獲得任務所需之行動自由。鑒於敵人的戰力與任務需求不盡相同，故不同領域組合的優勢將隨情勢變化而異；美軍並認為，任何領域的優勢都未必能歷久不衰，且通常僅具局部或暫時性優勢。有賴推行至更基層的整合作用，並創造出能捕捉稍縱即逝的戰機以擾亂敵運作之作戰節奏，以及將太空與網際空間充分融入傳統陸、海、空戰場，方能獲致此種「跨領域綜效」，力克反介入／區域拒止挑戰。

要確保美軍投射軍力無礙，首要克服武裝勢力造成的介入阻力。針對未來聯合部隊未來勢將面對的作戰環境，美軍歸納出下列三大趨勢：

(一) 作戰區內可阻絕進軍行動與行動自由的武器與技術，刻正日益擴散且不斷提升。

(二) 美軍海外布局的變化。造成此一趨勢的因素有三：世界各國對於美軍海外基地的支持銳減、國防資源日益緊縮，以及基於反美勢力增長而不得不考量部隊防護的影響。

(三) 太空與網際空間逐漸成為重要且兵家必爭的領域。<sup>44</sup>

關鍵的反介入戰力包括：

■射程超過1,000哩，可精確攻擊前進基地、部署美軍，以及其後勤支援設施的各式

41 Ibid, pp. 7-8.

42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 on September 16, 2013.

43 Ibid, p. 14.

44 Ibid, pp. 8-14.

海、空、潛射彈道與巡弋飛彈。

■提供足夠鎖定資訊的偵監系統，包括衛星、在空中以及陸、海基雷達。

■使美軍兵力投射所需之太空系統失效的動能／非動能反衛星武器

■可在美軍基地與戰區之間領海與公海上阻絕美方和友方海上交通線的潛艦部隊。

■旨在擾亂美軍指管系統，以及軍、民關鍵基礎設施的網路攻擊戰力。

■意圖攻擊美軍與夥伴國基地和部署部隊，甚至溯及美國本土起始點與其他區域之恐怖分子。

■可在通往作戰區各路線上主導行動和非傳統戰事的特戰部隊。<sup>45</sup>

關鍵的區域拒止戰力則包括：

■阻止美軍獲得局部空優的空中武力與防空系統(包括固定與機動型式)。

■阻止美軍在目標海域取得海優之短程攻船飛彈，以及擁有先進魚雷的潛艦。

■用以攻擊水面目標(包括登陸部隊)，且精準度和殺傷力都遠勝過往的精準導引火箭、飛彈、火炮與迫砲。

■防止美軍運用選定地點的生化武器。

■弱化、癱瘓或摧毀作戰區內美軍指管系統的電腦與電子攻擊。

■用以迅速關閉海上通道、陸上要道、綿延海岸線或機場的大量陸、水雷。

■在擁擠且行動受限的沿海與海峽內，武裝或滿載爆裂物的小型船舶與快艇。

■陸上機動部隊。

■可在作戰區內主導行動和非傳統戰事的特戰部隊。

■可在目標區內盤旋滯留，蒐集情資或發揚火力的無人載具(如無人飛行與水下載具)。<sup>46</sup>

《聯戰進軍構想》則進一步提出下列「作戰進軍要旨」(operational access precepts)：

■根據更廣義的任務需求，指導作戰以獲取進軍主動權，同時設計後續作戰行動以減少進軍挑戰。

■遂行進軍行動前，先行準備作戰區域。

■考量各式基地選項。

■透過部署與運作多重、獨立的作戰線來掌握先機。

■善用單一或多重領域優勢，以擾亂敵方在其他領域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優勢。

■擾亂敵方，同時防護我方的監偵作為。

■創造局部領域優勢的拘束區或通道，以穿透敵防禦，並視需要維持該優勢以達成任務。

■針對關鍵作戰目標，自戰略距離處直接機動出擊。

■對敵反介入／區域拒止防禦進行縱深攻擊，而非在與敵遭遇處將其逐次擊退。

■藉由欺敵、匿蹤，以及混淆視聽，盡

45 Ibid, pp. 9-10.

46 Ibid, p. 10.



可能發揮奇襲效果，以憑添敵鎖定目標之困難度。

■保護我方的太空與網際空間資產，同時攻擊敵太空與網際空間戰力。<sup>47</sup>

《聯戰進軍構想》分析了未來的作戰環境趨勢，並列舉可能造成美軍投射軍力的各種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後，進而針對指揮與管制、情報、火力、運動與機動、防護，以及維持等六大面向，勾勒出推行該構想的30種所需戰力。<sup>48</sup> 這些必要戰力不僅衍生自構想的發展階段，也透過相關的試驗加以確證，更是引領未來相關準則、組織、訓練、軍需、領導統御與教育、人員，以及設施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公開「空海整體戰」資訊的呼聲下，美國國防部終於在2013年5月釋出《空海整體戰構想摘要：因應反介入與區域拒止挑戰的軍種協同合作》(The Summary of Air-Sea Battle Concept: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 Area Denial Challenges)摘要報告。

這份不過16頁的文件，雖說是整個2013會計年度「空海整體戰主施行計畫」(Air-Sea Battle Master Implementation Plan)的非機密摘要版，卻是近年來美國國防部官方闡述「空海整體戰」構想中最为詳細、具體且全面的文件；其澄清「空海整體戰」並非一套戰略，而是美國國防部欲在平時或危機時刻，

在全球公域投射兵力、維持行動的戰略任務要件之一。<sup>49</sup>

本文件首先界定「反介入」：意圖遲滯友軍的戰區部署，或造成部隊須在距離衝突所在地更遠之不利處作業的行動，影響的是「朝向戰區之運動」(movement to a theater)；另定義「區域拒止」為：敵方不能或無從阻止我方進軍時，意圖妨礙友軍作業之行動，影響的是「戰區內之機動」(maneuver within a theater)。上述定義的文字表述，雖與《聯戰進軍構想》的相關定義不盡相同，但在應對威脅的作為取向上，仍維持了一致的論述基調。基於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威脅，「空海整體戰」的現實假定，代表了對敵可能採取行動抱持的一種保守觀點，並直接反映了美國的可能因應之道，依序考量如后：

一、敵採取的軍事行動預警時間短，甚或毫無預警。諸如彈道與巡弋飛彈等戰力的預警期甚短，均意味了美軍有賴持續不懈的常備整合部隊，方能對強敵遂行高風險的作戰行動。

二、鑒於毫無預警或警示跡象，因此敵意一旦顯露時，前置友軍勢必已位於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內。部隊的戰備與戰力，必須能藉由高節奏作戰，立即、有效的回應敵方攻勢；後續進入戰區的援軍，則將迅速整合既有兵力作戰。

三、敵人將攻擊美國與其盟邦用以支援

47 Ibid, pp. 17-27.

48 Ibid, pp. 33-36.

49 Ibid, p. I.

作戰、對抗敵部隊之領土。除攻擊美軍機、艦、太空資產、網路與有生力量之外，敵人為阻絕美軍，更將攻擊其運作之基地，其中包括盟邦與夥伴之領土；即便是美國本土都不能掉以輕心，甚或須在本土防衛與海外作戰之間即時做出抉擇。

四、勢將在所有領域與敵對決，無論陸、海、空、太空或網際空間均不可免。太空與網際空間都是美軍作戰之必備要件，惟甚易遭敵侵襲，並透過電腦網路攻擊或電子干擾等方式加以破壞；「空海整體戰」必須藉由多重領域作戰，就各領域進行防禦和因應。

五、無一領域可拱手讓敵。各領域可用來影響或阻礙進出其他領域，故某一領域失守後，終將導致相互依存的領域一併淪陷。美軍在競逐每一領域的行動自由時，未必需要同步掌控各領域或達到相同程度，而是運用能在各領域作戰的整合部隊，以高度協調的行動超敵勝敵。<sup>50</sup>

「空海整體戰」是一個有著限定目標的構想，目的在指導聯合部隊型塑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環境，俾在同時或後續遂行兵力投射作業；整個構想的訴求，係獲得在全球公域之中的行動自由，以保證盟邦並嚇阻潛在敵人。做為《聯戰進軍構想》的支柱，「空海整體戰」就全球公域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提供了一種特定的技術性與作業性的透徹觀點，透過分析威脅，以及一系列屬於

機密、用以型塑和反制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的作戰構想，發展出一支具備所需特質和戰力的整合部隊，俾在對應環境中取得勝利。

在整個構想的架構上，「空海整體戰」可區分為三層：最高層為「體制的承諾」(institutional commitment)，目標是發展一持久的組織模式，確保正式的協同合作能因應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威脅；其次是「概念的調和」(conceptual alignment)，以促成確保軍種之間戰力協調無間、整合無礙；最底層則是「倡議的發展」(initiatives development)，俾聯合發展各項倡議，以期互補有無、能量備援、充分作業互通，並以整合的獲得策略獲致最大效益。<sup>51</sup>

為達上述目的，「空海整體戰」所需的聯合部隊，必須滿足三大要素：網路化(Networked)，以利聯合部隊跨領域指管；針對任務或行動最適化的整合(Integrated)部隊；能遂行縱深打擊(Attack-in-depth)，以超越阻限區域投射兵力。編成之聯合部隊，將橫跨所有相互依存的作戰領域(陸、海、空、太空，以及網際空間)遂行跨領域作戰，以擾亂(Disrupt)敵指管通資情監偵網路、摧毀(Destroy)敵反介入／區域拒止載台與戰力，進而擊潰(Defeat)敵運用之武器系統。<sup>52</sup> 據此構成了「空海整體戰」的NIA/3D設計規畫，詳如圖一所示。

從國防戰略指導《維繫美國的全球領

50 Ibid, pp. 3-4.

51 Ibid, p. 4. Also se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p. 4.

52 Ibid, pp. 4-7.



導地位：21世紀的國防首務》，到《聯戰頂石構想：2020年的聯合部隊》，以及後續公布的《聯戰進軍構想》，不難看出美軍透過嚴謹的逐級指導，井然有序的鋪陳出「空海整體戰」構想，至此建立了整個「空海整體戰」的階層架構，詳如圖二所示。

與「空海整體戰」位階相同的「聯合進入作戰構想」(Joint Concept for Entry Operations)，則用來指導聯合部隊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中進入作戰；「空海整體戰」對此扮演支援角色，於全球公域內確保行動自由與進軍需求，最終支援聯合部隊於同步或後續遂行進入作戰。<sup>53</sup>

就在美軍如火如荼的發展「空海整體戰」之際，不同的意見，甚至反彈的聲音也逐漸浮現。來自於學界，乃自於美軍內部的批評聲音，從「空海整體戰」的構想問世迄今，即不曾間歇。

儘管美國內部不乏人士反對以軍隊做為國力運用之工具，並質疑美國及其盟邦能否以軍力擊潰中共的侵略或其他政治威嚇，但這並非「空海整體戰」的主要反對勢力來源，<sup>54</sup>真正的反對聲浪來自於下列三方面：

一、對於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政策的疑慮。咸認此舉業已引發中共對於美國「圍堵」政策的戒心，並將加劇亞太區域對於美中(共)之間戰略競爭的憂懼。誠然，忽視中共日益擴張的舉措，將強化區域內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觀感——美國正在式微；但充滿敵意、過度反應的動作，將坐實中共的疑慮——美國要圍堵其崛起，如此反將促成雙方進入冷戰。<sup>55</sup>更為激進的想法認為，空海整體戰「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加速情勢惡化，甚至引發核戰」。<sup>56</sup>總之，這派意見通常主張以合作代替對抗，避免諸如「空海整體戰」之類針鋒相對的戰略構想。

二、來自於財政現狀的壓力。認為美國無力負擔此一所費不貲的計畫，以維持傳統的戰力優勢。支持「空海整體戰」的人士則反駁，問題在於更精打細算的運用有限資源，置重點於真正超敵勝敵的傳統戰力，而非就極耗費資源的反叛亂作戰不斷做出低報酬的投資；<sup>57</sup>況且，要維繫美國已經建立且受惠超過50年以上的國際秩序，開銷實在所難免。<sup>58</sup>

三、軍種彼此的競爭。地面軍種(陸軍與

53 Ibid, p. 8.

54 Elbridge Colby, "Don't Sweat AirSea Battl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31, 2013 posted, retrieved from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dont-sweat-airsea-battle-8804> on October 16, 2013,

55 Bonnie S. Glaser, "Pivot to Asia: Prepare f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Global Forecast (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2), pp. 22-24, retrieved from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413\\_gf\\_glaser.pdf](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413_gf_glaser.pdf) on October 10, 2013.

56 Amitai Etzion, "Preparing to Go to War With China," HuffPost Politics, July 2, 2013 post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mitai-etzioni/preparing-to-go-to-war-wi\\_b\\_3533398.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mitai-etzioni/preparing-to-go-to-war-wi_b_3533398.html) on October 28, 2013.

57 Todd Harrison and Mark Gunzinger, Strategic Choices: Navigating Austerity (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 2012), pp. i-iii & 1-3.

陸戰隊)視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為一個偏重海、空領域的議題，且自認難在其中獲利。當前美國國防部的重心，已自人力密集的反叛亂戰事，轉移至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的環境，面對裁減兵員的壓力，陸軍與陸戰隊則首當其衝。陸軍預計在2017會計年度前將57萬兵力縮減至49萬；陸戰隊則將在2016會計年度前將20萬2,000人縮減至18萬2,100人。<sup>59</sup>

美陸軍與陸戰隊，於2012年3月聯合發表了名為《獲得與維持進入權》(Gaining and Maintaining Access: An Army-Marine Corps Concept)的準則構想，解釋雙方將如何「在全球各地投射與維持兵力」。這份20頁的文件，強調了未來勢在必行的作戰形態，例如奪取或占領海域扼制點、提供戰略「常駐兵力」，以及制壓「影響進軍的陸上威脅」等。<sup>60</sup>

美陸軍參謀長奧迪諾(Raymond T. Odierno)上將，亦於2012年11月參加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論壇時強調：「那些認為地面部隊戰力已不再需要的人，我並不認同。我

認為這條路非常、非常危險，會讓我們向下沉淪。」<sup>61</sup> 另為提升地面部隊在「空海整體戰」構想上的論述空間，陸軍更將聯合陸戰隊，美軍特戰司令部，成立「戰略陸上武力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Land Power)。<sup>62</sup> 上述的言論與行動，都代表了地面軍種不甘示弱，用以「制衡」海、空軍，以避免後者在「空海整體戰」上獨領風騷的例子。

或許最能澄清上述疑慮的說法，是由美海軍杜普利(Philip Dupree)上校與空軍湯瑪斯(Jordan Thomas)上校(兩人分別是其軍種派往空海整體戰辦公室的代表)，於2012年6月在《武裝部隊月刊》(Armed Forces Journal)聯名發表的文章〈空海整體戰：一掃迷霧〉(Air-Sea Battle: Clearing the fog)，內容指出：「另一種描述空海整體戰的方式，係其保持美國與盟邦的空、海，以及太空優勢。若空軍與海軍無法掌控天空、太空、網際空間，以及海上環境，或若不能維持部隊運作，則任何作戰構想都是枉然。若地面部隊無法在一先進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下投入作戰，或

58 Elbridge Colby, "Why US Needs its Liberal Empire," The Diplomat, August 10, 2011 posted, retrieved from <http://thediplomat.com/2011/08/10/why-us-needs-its-liberal-empire/> on October 28, 2013.

59 Marc V. Schanz, "AirSea Battle's Battle," Air Force Magazine, April 2013, pp. 31-32

60 Army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Center & Marine Corps Combat Development Command, Gaining and Maintaining Access: An Army-Marine Corps Concept, March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fenseinnovationmarketplace.mil/resources/Army%20Marine%20Corp%20Gaining%20and%20Maintaining%20Access.pdf> on October 10, 2013.

61 Raymond T. ODierno,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Critical Questions for a Period of Transition, Military Forum transcript, retrieved from [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21102\\_Gen\\_Odierno\\_transcript.pdf](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21102_Gen_Odierno_transcript.pdf) on October 1, 2013.

62 Michael Hoffman and Kris Osborn, "AirSea Battle Starts to Add Substance to Concept," DoD Buzz, September 23, 2013 post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dodbuzz.com/2013/09/23/airsea-battle-starts-to-add-substance-to-concept/> on October 28, 2013.



維持無虞，其將無法對美國、盟邦，以及國際體系做出重大貢獻。」<sup>63</sup>

綜上，「空海整體戰」根據「國防戰略指導」所揭示的美軍十大任務、《聯戰頂石構想》闡述的未來作戰環境，以及《聯戰進軍構想》提出的所需戰力和作戰要旨，界定了未來美軍兵力投射的具體手段與需求，以滿足聯合部隊擊潰威脅、維繫全球公域內行動自由的目標。<sup>64</sup>

###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威脅

2011年11月17日，美國歐巴馬總統於澳洲國會演說時表示：「身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將透過維護核心理念，以及緊密的盟邦與夥伴關係，在形塑亞太地區暨其未來上，扮演一個更遠大、更久遠的角色。」<sup>65</sup>他並強調「重返亞洲」政策的三大支柱：確保安全、促進繁榮，以及支持人權；將安全列為首要之務實不難理解，惟有安全與和平，方能促進區域繁榮，推廣人權的普世價值。

亞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隨著區域內經濟蓬勃發展、冷戰結束後世界局勢重心的東遷，以及引發世人疑慮的中共崛起等因素影響，不但牽動了全球各地注目的焦

點，也引發太平洋兩岸的高度關切。今日，以「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論壇內含的21個經濟體為例，即占有全球40%的人口，以及近60%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亞太區域的經濟成長率也十分驚人，2012年間，21個經濟體中就有9個的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破5%；相較之下，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僅2.2%。亞太地區對世界貿易量的影響也與日俱增，亞洲占全球進口量的比率自1983年的18.5%升至2011年的30.9%。就美國而言，上述亞太地區經濟體，就占了60%以上的美國貿易量，以及約25%進出美國的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總值。<sup>66</sup>

儘管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力驚人，未來發展不可限量，但在亮麗的經濟成就之外，仍存在許多安全隱憂。全區內計有5個國家(美國、中共、巴基斯坦、印度、北韓)擁有核子武器，3個國家(美國、中共與日本)的國防預算列入全球前六大，6個國家(美國、中共、越南、北韓、南韓、印度)擁有龐大軍力，加上冷戰遺留的兩個潛在衝突區(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印度與巴基斯坦長年以來的緊張關

63 Philip Dupree and Jordan Thomas, Air-Sea Battle: Clearing the fog, Armed Forces Journal, June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armedforcesjournal.com/article/2012/06/9955296> on September 16, 2013.

64 Ibid, pp. 7-8.

65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news release, November 17, 2011, retrieved from [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on October 23, 2013.

66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Countries: Comparative Trade and Economic Analysis (CRS report R42344)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10, 2013), p.2,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s.org/sfp/crs/row/R42344.pdf> on October 16, 2013.

係，以及自東北亞至東海以迄南海的多處領土爭議，<sup>67</sup>在在都為亞太地區的未來安全環境投下變數。

除了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外，北韓時而脫軌的舉措、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南亞海盜問題日漸猖狂、東南亞恐怖與暴力極端分子肆虐，乃至於本區域好發天災的紀錄(2004年12月南亞海嘯、2011年3月日本東部大地震與海嘯等)，也都是亞太地區不容迴避的安全議題。

傳統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可界定為三個相互關聯的領域：保護美國人民、擴展貿易與商機，以及支持普世的民主價值。放眼未來，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目標，則是維持一種勢力平衡，防止任何區域霸權興起，藉由阻礙美國自由進出，或透過宰制海域的方式，危及美國在此區的利益。<sup>68</sup>時至今日，不僅美國政府、軍方，以及工商產業，體認到亞太地區對美國利益的重大影響與潛在機會；根據著名的《跨大西洋趨勢》(Transatlantic Trends)民調顯示，即便是一般的美國百姓，也多認同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對於美國利益的影響，已超過昔日歐洲

的程度(2011、2012年均有過半的美國受訪者支持這種看法，2013年民調值則略有減少，惟仍保持約半數贊同)。<sup>69</sup>

針對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諸如美國、中共等強權，往往偏好採用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來分析、預測威脅和環境，進而分配資源與形塑環境。在國際體系之中，各國通常相當關注其相對的實力地位，因為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具備了賡續行使主權的實質與政治意義，特別是對一再強調「西伐利亞」(Westphalian)概念的中共而言更是如此。<sup>70</sup>中共認為，「軍事力肩負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抵禦外力入侵、維護國家統一的重要使命」。因此，為了達成這項任務，必須發展強大軍力。<sup>71</sup>儘管蘇聯已在1991年解體，當前並無直接的軍事威脅，但是來自於美國的「圍堵」、復甦的日本「軍國勢力」、仍未解決的「台灣問題」，以及太平洋上十數處仍未解決的領土爭議，都是眼下刻不容緩的新威脅，也是其戮力於軍隊現代化、積極強化其軍事戰力，以貫徹其「走出去」、實現「大國夢」的原因。

在分析國家安全利益時，可概分為軍

67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Washington: CSIS, August, 2012), p. 13, retrieved from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4\\_FINAL\\_PACOM\\_optimized.pdf](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4_FINAL_PACOM_optimized.pdf) on October 2, 2013.

68 Ibid, pp. 13-14.

69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nsatlantic Trends survey 2013, pp. 1-3 & 14, retrieved from <http://trends.gmfus.org/files/2013/09/TTrends-2013-Key-Findings-Report.pdf> on October 16, 2013.

70 李柏彥(譯)(2013)。Russell Ong著。《中共與美國的戰略競爭》(Chin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台北：國防部，頁14。

71 同上，頁16。



事、政治，以及經濟安全三大範圍。<sup>72</sup>以本文涉及的軍事範圍而言，美國在亞太地區遭遇的最大問題，莫過於中共不斷增長的軍力、影響力，以及稱霸區域的野心。面對一個預期在未來15至20年內，軍事支出將與美國並駕齊驅的中共，再從其戮力追求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以及和南海各主權聲索國齟齬不斷、時有威脅恫嚇之舉的表現看來，中共的確是美國暨其區域盟邦的一大潛在軍事威脅。<sup>73</sup>

不容諱言的是，隨著美國國內經濟情況未見好轉，國防預算日漸窘迫，以及裁軍呼聲未曾間歇，美軍在全球布局，乃至於前進部署亞太地區上，已略顯力有未逮之勢，而更加仰賴和區域盟邦及夥伴的合作關係。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國防戰略指導，即針對亞太地區指出：「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利益，與自西太平洋和東亞延伸至印度洋與南亞的弧狀區域密不可分，其中混雜著變化頻仍的挑戰與契機。就在美軍持續投入全球安全事務之際，我們更將在亞太地區重新取得平衡。美國與亞洲盟邦和關鍵夥伴的關係，對未來該區域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將擴展與區域內新興夥伴的合作關係，確保集體的戰力與能量，俾穩固共同利益。」<sup>74</sup>美國前

國防部長潘尼塔，於2012年6月2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談」(Shangri-La Dialogue)中亦表示：「美國將在促進夥伴關係上扮演重要角色，以強化亞太諸國的戰力，俾捍衛自身安全。」<sup>75</sup>

綜合上述有關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威脅考量，美軍自然肩負了捍衛其國家利益、保證安全承諾、提升盟邦和夥伴防衛能量、維繫區域和平、嚇阻潛在敵人蠢動，甚至在衝突時進軍作戰的重責大任。依其「統一司令部計畫」所示，整個太平洋區域，係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責任區。就執行面而言，前文之「空海整體戰」，就是其形塑太平洋軍事安全環境的關鍵作為，無論是組建聯合部隊、發揮NIA/3D戰力，乃至於克服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均回應了現行亞太區域環境的發展趨勢和實際需求。

### 美軍在亞太地區的未來布局

就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來說，美軍未來勢將如國防戰略指導所述，朝更多元化、更分散化的走向發展。在東北亞，著重於嚇阻潛在威脅與擊潰所有進犯；在東南亞，隨著中共的勢力與野心逐漸顯現，日後將強化聯盟合作，俾型塑有利的安全環境。若以亞

72 同上，頁16-18。

73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p. 13.

74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2.

75 Leon E. Panetta, "Shangri-La Security Dialogue," news release, (speech,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June 2, 2012), retrieved from [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681](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681) on October 2, 2013.

洲大陸濱太平洋岸一線為準，往北走，就更須考量敵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並依賴足以嚇阻(deterrence)與擊潰(defeat)敵人之戰力；向南行，則須強化各式低強度的和平交往行動，致力於保證(assurance)和勸服(dissuasion)的效果，如人道援助與救災、港口訪問，以及提升夥伴自衛能力等，以增進盟邦的能量、可見度與信心。從東南亞至東北亞，任務需求的強度將逐漸加強，而其遠程目標，則是強化區域的安全合作，並促使中共的戰略決策朝正向發展。<sup>76</sup>

針對嚇阻與克敵的軍力部署方面，著重於危機規畫、危機反應，以及緊急應變作為，其中以美軍與盟軍的克敵戰力最為關鍵。前進部署的美軍，應當：

一、形塑盟邦、夥伴的需求、準則、戰術、戰法與程序；針對各種可能情況，打造更強力的聯盟能量(澳、日、韓屬高強度，其他屬低強度)。

二、串連各盟邦與夥伴彼此關係，促成更有效力量。

三、熟悉近迫安全環境(immediate security environment)，並與其他盟邦與夥伴部隊建立聯戰/作業互通能量。

四、針對個別國家，以及沿印度洋—太平洋沿岸，提升整體海域覺知的程度，並於衝突時確保第一與第二島鏈之完整性。

五、確認並發展有關進軍、前置、飛越，以及其他相關區域性的事務需求，俾分散可能目標、提升備援能力，使敵更難以規劃反制。

六、透過定期正式／非正式的軍對軍交流，建立所謂的「避險管道」(off ramps)，以化解危機、避免情勢惡化。<sup>77</sup>

就保證與勸服的軍力部署而言，重點在於形塑盟邦、夥伴，以及潛在敵人的決策，俾和平地獲致戰略成果。美軍在前進部署時，應當：

一、向盟邦、夥伴保證美國的安全承諾，以鼓勵方式防止美國利益受損，勸服單方面升高危機態勢。

二、勸服中共的威嚇，以及北韓的躁進行為，展現盟邦與夥伴之間的團結力量。

三、扶植弱勢國家的安全與自衛能量，避免其淪為威嚇之目標，或是暴力極端主義的溫床。

四、針對共同的威脅(如反武器擴散、反恐等)，透過雙邊與多邊的安全合作和信心建立措施，強化與中共之交往。<sup>78</sup>

針對當前與未來美軍在西太平洋的部署，最後以SWOT分析法，分別就其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ies)，以及威脅(threats)的四大面向剖析如后：

76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p. 16.

77 Ibid, p. 17.

78 Ibid, p. 17.



一、優勢。指有利於美軍的各項既有／新增安排、關係，以及戰力。

(一)駐日美軍(尤其是琉球)位居南北布局的樞紐，可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範圍內從事高強度戰術機動，另阻敵橫跨太平洋進行戰略運輸和增援作為。

(二)日、韓、澳的國內輿論與政府支援，都有助於美國拓展結盟關係；新加坡、越南、菲律賓則願和美國擴大國防合作和進出航權事宜，與印度的國防合作也有所進展(但非靠港或駐軍事宜)。

(三)地主國支援(host nation support, HNS)經費，極有助於美軍前進部署、維持兵力結構(2012年，日本的地主國支援經費計23億7,000萬美元；南韓為7億6,500萬美元)。

(四)美國的盟邦／夥伴之間的三角合作關係持續提升中，其中尤以是美、日、澳關係最為明顯，其次為美、日、韓關係。

(五)盟邦與夥伴國各軍種，都積極與美軍密切合作，俾增進自有戰力，尤其以駐日、韓、澳之美軍陸戰隊最為明顯，各國地面部隊無不尋求遠征與兩棲戰力；區域內各國陸、海、空軍也展現與美軍合作之意願。

(六)儘管美國的國防預算日漸緊縮，相繼結束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事，仍讓陸軍得以自美國本土調整兵力至亞太地區、海軍投入更先進船艦至本區、陸戰隊恢復單位部署輪調作業，且空軍部署更多戰略與戰術載台。

(七)儘管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日益顯

著，美軍在水下作戰、飛彈防禦、網際空間，以及複雜的聯合特遣與聯盟作戰方面仍具備可恃優勢。美軍資產在數量上未必取勝，但在素質上更勝一籌，例如超越P-3的P-8型機、較LPD-6更先進的LPD-17大型船塢登陸艦等。

(八)東南亞與南亞沿海一線的國防合作事務，未必需要大量長期駐軍，此可避免分散現有兵力布局與頻繁輪調作業。

(九)美國領土與屬地可迅速馳援太平洋北、中部海域，以強化駐日、韓與其他地點之美軍；夏威夷與阿拉斯加至亞洲沿海處的飛航時間約8小時，關島則為3小時。<sup>79</sup>

二、劣勢。指可能不利於美軍的各項既有／新增安排、關係，以及戰力，例如：

(一)美軍仍面臨「遠水難救近火」的現實困境。從聖地牙哥到新加坡與朝鮮半島的距離，分別是8,900與6,050哩之遙，勢必仰賴可觀的燃料、時間，以及預算資源。

(二)美軍的部署兵力大多集中在東北亞，除日、韓、澳外，鮮有盟邦或夥伴能提供地主國支援經費。即使是能提供經費的國家，也面臨了財政緊縮的難題，無力提供額外經費。這些民主國家與美國一樣，都遭遇地方政府與社區的反對勢力；地方上的疑慮雖尚未轉化成要求美軍撤離的全國性運動，但顯然已局限了在地主國內調整駐地與兵力的能力，再加上人道考量與都市化人口集中的影響，部隊的訓期遭到限制，並衝擊了日、韓的戰備能量。例如調整陸戰隊第三遠

79 Ibid, pp. 18-19.

征軍駐地的計畫，就涉及多方的正反意見，導致推行困難重重。

(三)儘管大多數盟邦與夥伴都期盼美國增加駐軍，但無一願在美、中(共)之間做出抉擇。許多東南亞與南亞國家政府均尋求與美國進行更密切的安全合作，惟囿於殖民主義的歷史印象，人民對於基地租借與相關合作事宜，多仍抱持憎惡的不信任態度。

(四)說服中共意見領袖，使其相信美國的目標係創造一個和平環境，而非圍堵中國大陸，絕對是一項艱困挑戰，尤其是美國在擴大結盟與夥伴關係後造成了反效果，使中共認為美國的作法實際上仍是圍堵中國大陸。

(五)2011年預算管制法要求國防部在未來10年裁減4,870億美元，儘管國防部已就亞太地區「再平衡」戰力作出宣示性政策與保證，惟迄今仍未確定相關資源是否將挹注太平洋司令部責任區。<sup>80</sup>

三、機會。現已前進部署在亞太地區的美軍部隊，須因應各式各樣的應急任務，惟就戰略運輸、物資屯儲，乃至於盟邦軍事資源方面觀之，若能挹注更多資源到下列硬體與訓練上，應能有效提升現有戰力。

(一)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後勤與運輸能力仍有限。位於日本佐世保(Sasebo)海軍基地的兩棲待命支隊，雖可自海上機動出擊以部署至太平洋區域，惟其仍不足以在戰時運輸區域內其他陸戰隊部隊。至於空運能量，平時雖然充沛無虞，但在高威脅環境下恐遭

壓縮；分散各地的各部隊勢將造成運輸、燃料、彈藥，以及其他支援的後勤挑戰。

(二)現今前進部署的陸、海、空軍部隊，若在進行長期的戰術戰鬥時未自關島、夏威夷，以及美國本土西岸獲得再補給，將極度缺乏所需之關鍵彈藥。陸戰隊維持戰鬥所需之前進補給量為60日份，且補給並不包括壓倒性兵力所需之各式關鍵彈藥(如精準彈藥)。此外，前進部署部隊仰賴的掃雷器、機動架橋裝備等，也都位於美國本土，都需海運數週方能投入戰場。

(三)太平洋司令部的前置裝備應調配妥當，以支援各項不同任務，另先前支援中東地區戰事的物料亦須加以整補。

(四)加強美軍前進部署部隊與盟邦軍隊的飛彈防禦戰力(部隊數量與彈藥備份量)，以及戰場復原能力。

(五)強化區域內反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戰力。

(六)鑒於中共海軍的攻擊潛艦規模和作戰半徑日增，美軍於太平洋區域的潛艦部隊戰力將逐漸失衡；預計在2020年代中期，美國核動力潛艦汰舊換新的計畫採建一汰二的進度執行時，失衡態勢將更形劇烈。

(七)亞太區域的盟邦軍隊各有擅長，如日本擅長反潛戰與彈道飛彈防禦，南韓著重地面戰，惟因各國預算緊迫，未來恐將重點置於耗費不貲的國防自主計畫，而罔顧更為迫切的需求項目(如指管、維持，以及海域覺知等)。

80 Ibid, pp. 19-20.



(八) 美國的盟邦與夥伴彼此之間，仍存在無法共同作業的情況。例如，日、韓兩國直到2012年才同意簽署採購與交互服務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ACSA)，但迫於國內反對聲浪，南韓仍在最後時刻擱置了分享雙方情報的軍事協定，導致美、日、韓三方擴大聯合演習的實現遙遙無期。

(九) 太平洋司令部需要更多的機場與港口，以提升其備援與兵力分散能量，但即便是日本與澳洲，對此都愛莫能助。

(十) 美軍各軍種的外事領域專家普遍不足，且缺乏誘因吸引人才，另未能善用亞太區域內各非政府組織、私人企業，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等相關專才；太平洋司令部下轄的國防合作辦公室，以及國防部所屬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現有編制人數與研究能量都較在歐洲的對等單位遜色許多。

(十一) 美國應多加運用各種可靠機制，與共軍展開軍對軍對話、危機管理、提升透明度，並避免在海上、網路，以及其他領域發生衝突。<sup>81</sup>

四、威脅。指未來用兵的風險，恐將增加美軍軍事行動風險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以及可能弱化美軍規畫與資源的作法。

(一) 彈道飛彈對美軍基地的威脅日漸嚴重，且其數量、射程，以及精準度日益提升。中共的DF-21型飛彈等，對美軍的航艦作業造成威脅，是其未來進軍西太平洋時首當

其衝的挑戰。

(二) 中共正追求外交、意識形態、軍事，以及經濟的施力工具，期在平時反制圍堵、危機時反制介入。日本與澳洲應是最不可能受到中共威嚇影響者，惟其他盟邦或夥伴一旦受到影響後可能弱化勸服的效果，並可能危及後續聯合與聯盟作戰。

(三) 在當前並無危機或應急作業需求時，美國向夥伴國提出有關開放航權、基地，以利其部署軍隊之要求，有可能會造成民意關切，甚至遭到反彈，並影響美國型塑西太平洋的戰略作為。

(四) 儘管北韓對南韓進行持久攻擊的能力已不如從前，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計畫的橫向蔓延可能性(移轉予恐怖分子或第三國)仍不容小覷，並可能讓北韓進行更囂張的軍事挑釁。北韓政權的穩定性始終是個重大議題，惟仍難以從外部窺知內情。

(五) 鑒於近乎同時進行兩場主要戰爭的兵力結構已遭摒棄，美軍可用兵力相形見绌；一旦中央司令部與太平洋司令部責任區內同時爆發緊急情況時，太平洋司令部所需之兵力勢必受到影響。

(六) 美國針對國防支出、財政自動減支，以及兵力布局的各項決策，均可能弱化各方對美國維繫現行駐軍與安全承諾能力之信心，並可能導致盟邦採取避險作為，或受到潛在敵人的威嚇影響。<sup>82</sup>

81 Ibid, pp. 21-22.

82 Ibid, p. 20.

## 結語

空海整體戰，是美軍因應未來作戰環境的演變，了解到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迫切威脅，以及考量美軍聯合部隊投射兵力之需求，在一連串戰略指導文件的鋪陳下，造就出的一套構想架構。其設計之目的，不僅是促成軍種之間合作、著眼某特定領域的作戰構想，而是更廣泛、更具體的建軍規畫。誠如美軍聯參中主管聯合部隊發展的菲林(George Flynn)中將表示：「聯戰進軍構想因應的是所有領域的威脅，而非僅是海、空領域的威脅……未來除了空海整體戰之外，仍要考量諸如近岸作戰、強勢進入作戰，以及陸上持久作戰等凌駕此一範疇的其他作戰構想。是故，空海整體戰並未自我設限，而是納入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建軍要務之一。美軍需要的是透過空海整體戰發展而成之戰力，並將其與聯合部隊融為一體，俾獲致聯合戰力，力克預將遭遇的跨領域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sup>83</sup>

儘管美國國防部發布的相關文件一再強調，包括「空海整體戰」等各級戰略指導，設定的對象都不單指向中共；然而，軍力急速擴張的中共，不僅造成亞太地區國家憂心忡忡，更引發美軍部署戒慎因應，則是不爭的事實。鑒於太平洋地區一望無際，戰場空間極為寬闊的地理特質，著眼於兵力投

射效能的「空海整體戰」，無疑將在未來衝突時刻扮演決定性的關鍵角色；盱衡美軍當前與未來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布局，吾人當能觀察兩強之間的軍力互動關係，探討我國在此嚴峻環境下的生存發展之道，進而順應時勢，妥適規劃國軍對應的戰略、戰術與戰法，俾建立可恃的自衛能量，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 作者簡介

李華強中校，中正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83年班、英文正規班94年班、美國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口筆譯研究所2010年班畢業。歷任修護官、分隊長、主任、編譯官，99至101年任《國防譯粹》月刊主編，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103年班學官。



日本航空自衛隊C-1中型戰術運輸機  
(照片提供：張詠翔)

83 George Flynn, "Lt. Gen. Flynn's Media Brief on th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OAC)," JCS Speech, January 20,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jcs.mil/speech.aspx?id=1676> on October 16, 2013.